

人海燈

半月刊

每逢一十五日出版

第二卷 第三十期 目錄

社言：中日佛教徒携手中之不幸事件	通一
事——從中日國情說到慧雲法師的死	福善
評——中國佛教最大的病根	演教
文化建設與佛教（續）	寄塵
研究——四諦與人生觀	覺悟
究——慢	竹摩
廿年來的幻影（續）	靄亭
小——枯窘	雪煩
品——在夜里	化莊
海吟集	大庸選
佛教新聞	記者
編完以後	編者

民國廿四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中日佛教徒携手中之不幸事件

通一

這是中日佛教徒不會注意的一回事，我覺得很奇怪，大概這事不在中日佛教徒携手問題以內吧？

去年（？）廈門閩南佛學院教職員慧雲隆耀二法師因受台灣某寺之請，去幫助傳戒，不知爲什末被台灣政府認爲有某種嫌疑，突然加以逮捕，獄中嚴刑拷供，慘不忍言！據說：二師已成殘疾，即使放出已是廢人，這是很久以前的事。

聽說：這中間曾經過閩南佛學院及中國佛教會交涉釋放，終于無效，前時慧師曾在獄中傳出、種口頭遺囑，說某處有款若干，一半作其死後超度之資，一半給他那形將就木的老父，當我聽到這消息時，心里感到一種訴說不出的同情與悲哀！試想：在當前中國佛教環境中，此種稀有人材遭遇到這種慘死，是不是一種極大的損失呢？

中國佛教徒向來與政治不發生關係，從清朝罷免僧考以迄于今，連知道佛法的人都很少的，近十餘年來，才有極

少數僧伽讀書，但並沒有因此提高僧伽在社會墮落已久的地位，政治與僧伽距離遠於此可見一斑。現在，兩個和尚到台灣去傳戒，這是宗教上的事，毫不足異；逮捕至今，祇管嚴刑拷問，毫無口供，仍然不肯釋放，台灣政府所持者是何理由？中國政府如需對台灣民衆有何種作用者，其所派遣未必全無人材而輪到和尚！何況中國政府眼前自救不暇，事實上無論如何不會派遣人到台灣去活動呢？

慧隆二師在廈門閩南佛學院都有幾年的歷史，閩院聘有日僧神田慧雲爲教授，對二師平日行爲知之甚詳，難道對于二師的行跡還不能放心嗎？這真是令人懷疑不決的事。

一兩月前，南瀛佛教傳出消息，謂慧師已病死獄中，而最近台灣某寺給信閩南佛學院則又謾稱「雖多方竭力營求，仍無效果。」這樣，二師生死消息又似乎混沌不清令人腦昏了。

閩南佛學院及中國佛教會（一說會

呈請外交部交涉）行公文交涉的成績我們不知道，但一想到上海一二八之禍肇始于幾個日本和尚，中日僧徒生命價值如此懸殊，吾人不僅爲佛教痛哭，更爲中國國家痛哭了！

近年一部份中日佛教徒在中日親善之口號下實行中日佛教徒携手，成立了中日佛教學會，立約訂章，忙得像煞有介事，日本佛教徒立意如何姑置勿論，而中國佛教徒亦若中國佛教之興非求助于彼邦不可者，此等事原與政治無關，吾人不必斤斤較量；但証以此次慧隆二師被捕事件，可見日人待我中國僧伽犬馬之不若矣，醉心携手者，欲求助于人者，還睡在甜甜的大夢中，真的可嘆可憐！

末了，我們要問：

1 台灣政府諸君！二師所犯何罪，何以至今沒有宣佈？

2 閩南佛學院及中國佛教會當局竟認爲無法營救而坐觀待斃嗎？

3 中國佛教徒該不該一致聯合起來設法營救？

4 日本佛教徒對此事該不該有相當表示！

從中日國情說到慧雲法師的死

福善

從國際公法上論，一個國家，只有力謀自衛，不可輕易違反國際公法去侵害他族的生存，以滿足自家的無窮慾望的。孫中山先生所謂：「逼到無可逃避的時候，當奮發起來，和敵人拚一死命。」不是任意依賴着自己的強盛去侵略別的人；因為，這是打斷織交國情的線索。

今日以民族主義立國的國家，到底是由錯綜無序的社會里跳到國家組合的階段，似乎人人都覺悟到國家是人民具體準則的大保障，和民弱國弱民強國強的有互賴關係，所以動不動就要去開發新的領土，剝奪他人的生存。泰西各國本文存而不論，現在單就遠東方面看來：

在我的理想中真想不到一系相承的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會什末都煥然一新，廢弛沿習的封建，奠定強國的基礎；以及各種方面都已刷新宗法社會的色彩，謀出自治的端緒。二十幾年以前，列強曾倡瓜分中國，俄羅斯帝國且實行殖民滿洲，後因激動日本的義憤，和俄國開火，才算救了中國之亡，誰知道日本的救中國，是：「班鳩樹上啼，戀在藤田里，」爲的要保存他自己的一口食，那就是獨吞中國啊！

最近，關於遠東問題，神氣聰慧的日本，又老早看到歐菲之間發生戰事，美國因爲太平洋軍備的薄弱，在這兩種情調之下，對遠東問題，遂演出不自然的退縮形勢，于是得其所哉的日本，大有獨佔遠東的氣概，不過，此刻還仍然是

個密雲未雨的局面。總之，這齣戲，我個人以爲，在無國情的日本，怕終有揭幕的野心，最可怕的是我們中國，多麼可怕，多麼可怕，仔細思量，真的不寒而慄！

××先生說：「吾國巍然屹立于大東，環列皆小蠻夷」，是的，雖是巍然屹立在大東方，可是是個繡花枕頭賣表面，被個小蠻夷一棒，也就俯首忍痛，無法示抗了！

我們聽到了慧雲法師的死。我想，任何人只要一提到一個死字，中心至少總有一點兒悲哀寒慄之感，尤其是今日慧雲法師的死，最容易令人家動憐，雖然，在慧雲法師本身並不覺得怎樣痛苦，而在我們旁觀，似乎總有點悲哀！這足見人是感情的動物。本來一個人死了算了，而況我們和尚尤加要看破這五蘊和合四大聚集的幻相，但又幹嗎要來說這事呢？我們知道，人情總是這樣的，何況今日慧雲法師爲弘化他邦命死冤屈呢？

慧雲法師對佛教國家，雖然沒有驚人的貢獻，與佛教與國家沒有多大的關係，但他畢竟是個佛教徒。是個中國人，我們如果自認是中國人，都應該把他當個同胞看。現在筆者單將法師的死因以及赴台弘化的經過，粗畧地介紹出來，至於法師的生平的學問道德及其著作，此文均置不論，容有機會再述，因爲此文不是正式弔文，或者以後會有法師的師友，代他作篇詳細的傳記也說不定。

慧雲法師這次和本院——閩院——論理科教授隆耀法師赴台弘化，並不是出於自願的，是台灣開元禪寺的盛情難却，終于才聯袂東渡，初弘律學時頗得台灣人士嘉許，後來二師因了衆生的根機不等，決不是一二種法門可以攝受的，因而到了各大小機關宣揚佛教，台報並且大爲稱揚。之後，不曉得又受了一個什末機關的歡迎講演，大概講到最熱烈的時候，忘却了自己所在的地方，信口講了兩句三民主義的話，當時一班聽衆倒還不覺得，活該禍從此出，被一個軍官聽出，於是連同去的隆耀法師也就同登獄室了！

失去了四十一年之久的台灣，人民受其影響太深，很難反映良心，傾向原祖；所以慧隆二大法師這次的案子弄大了，那個開元寺總不肯出來出盡力幫忙，使他倆得以逃出這水深火熱的大坑，我不曉他們有沒有良心，如有良心的話，同一祖國，怎忍這樣袖手旁觀，若無其事呢？

慧雲法師以登台主宣的資格，入了鐵窗封鎖的獄室，據說這里面的生活，異常難過。吃盡了苦頭的慧雲法師，到底有大根機，好像大菩薩的居于穢土，不覺痛苦的襲來，仍然在里面刻刻不休的寫作念佛。除此而外，什末也不聞問。

可是，人終是個肉體的。心里雖不受束縛，但四大和合的身體，是經不住幾次磨折的，何況法體非金剛的慧雲法師，向來是悲法悲人的心重，向來不注重身體的健康呢！所以慧雲法師終于在不久期內向人間告辭了，唉！爲法忘軀的高賢，竟在台灣獄里無聲無嗅的去了。

到這里，諸位讀者們，總算知道慧雲法師的死了。但是

還有一口問題要請問各位讀者們：就是慧雲法師說了兩句三民主義的話，台灣政府應該不應該把他當個革命黨辦呢？在我個人的答案是：一兩句話侵犯了帝國主義的威嚴，固屬有罪，（？）但一經了解什和聲明，就該從寬辦理。何況他是個僧人呢？台僧曾豐妙大師在南瀛佛教上吊慧雲法師的二絕：『壯志徒存震釋基，從容就死最堪悲；鐵窗畢竟成冤屈，日暮淒涼化鶴知。』爲法忘軀萬里芬，青山到處吊埋君；禪門哭斷碧流水，一片秋光葬鶴雲。（見十三卷第九號南瀛佛教四十六頁反面）

從這二絕上顯然地看出慧雲法師不是革命黨，而是爲法忘軀的高賢，不是命數，而是冤屈。我們現在不問他冤屈不冤屈，最好拿爭：『冤屈不冤屈』的精神去代他念幾聲佛，一爲合法，二免生事，這樣安安穩穩地送他高昇西方，倒是有慰先靈的一種辦法。因爲是弱國無外交，中國和尚的性命更不值錢，四萬萬人的生命總抵不上在南京失蹤的日人臧本啊！

二四八月二二日于閩院

上海慈航週報

本報以宏揚大乘佛法。消弭災劫爲宗旨。內容專載古今大德宏法論文及國內外佛教時事

全年五十二期大洋壹元零四分（郵費貳角陸分）
半年二十六期大洋五角五分（郵費壹角叁分）
價目 每期二大張大洋貳分（郵費五厘）

如欲在佛菩薩誕日附精印佛像者全年十次大洋柒角
地址上海租界霞飛路嵩山路口

中國佛教最大的病根

演教

我們要知道釋迦牟尼佛所遺留下來的三藏十二部教理，是很廣博而且精奧的。在中國文化的貢獻上，無論在哲學，心理學，論理學，法律，教育等等各種學問上，都有莫大的貢獻，所以牠在世間上，實有不可磨滅的價值。這，已經為世界一般知識階級者所公認。那麼，佛教既有如此偉大的價值，在中國為什麼不能興盛呢？在這個地方，我們僧徒要知道，佛陀所說的教理雖多，而且是如何的廣大精深不可思議，假使我們不去精進堅忍地讀牠，決定不會使你知道牠的奧義，所以佛教從印度傳到中國來，一直到了現在末法的時期，一般僧徒，不肯去繼續研究，以求教理發揚光大，使一切人民可以知道佛教的真精神，因為這樣經過許久的時間，博大的佛教變，已就成老病的狀態，現在把牠的病根略略的說明幾點如下：

不注重僧教育——就拿現在的情形來看，在我們中國所辦的僧教育機關有幾處地方？我很大膽的說一句，全國只有十分之一二吧！既然僧教育機關這樣的稀少，何不多成立幾處，讓一般僧徒能够受有相當的教育呢？在這裡，我們就可以想到，並非是經濟不充足，實在受一般資產階級的方式等等份子所私藏，只顧自己活用，席豐履厚，以至於放僻邪侈，無所不為，社會上時有他們的怪象疊出，所以經濟權握在他們少許人的手裡，不肯拿出提倡僧教育，致使一般僧伽

，無從求解佛教的經典，有許多僧徒一等到人家問你為什麼要出家？出家有什麼好處？這些很淺顯的問題都一點答不出，翻着兩隻白眼向着人家，常聽見人家罵我們是啞羊僧一類的東西，這也無怪，想起來這種情形，真是可恨又可憐。

佛教被人迷信的原因——我們看看現在的一般僧伽，有許多流落於青磬紅樅的生活，每日希求佛事茂盛，多得些金錢，除每日忙着拜懺放饒口等佛事以外，什麼事也不去管，所以在一般普通社會上，看佛教和其他許多的鬼神教，是一樣的提倡迷信，以為佛教是欺騙人家東西，他不知道什麼是佛教，什麼是鬼神教，牠們常常混在一處，不能分別。無怪因為佛教的真精神，他們無從可以了解，於是對於一般僧徒們，常覺不滿，遂為社會人，之所厭棄，以致損害佛教的本身，這一種情形，若是從根本上看來，還是僧徒無知，不能隨處應辯，何怪他人呢？

濫傳戒法多生獅虫——我們近來常常看見許多寺院門前，黃紙告示滿壁，所載無別，某處某寺傳戒一類的大字。現在國內一般傳戒的叢林，祇圖戒徒愈多愈熱鬧的虛榮，多賺一點金錢，以還他所欠之債務，而來寺受戒的徒衆，能有心動機出家的，恐百中難得一二，其餘的可算都是社會上的許多為着生計逼迫沒法，搖身一變而作和尚的，所以常常遇見這些敗壞佛門的徒衆，身披僧衣，形墮於俗，一見可知

，關於此類的事項，損害佛門，實爲不淺，我們要剷除此事，則非禁止與限制各寺院之徒衆和濫傳法不可。

私自閒逸不明大勢——我國僧衆在從前修道的時候，有施主可以供養我們的一切，不勞而得，可以使我們專門安心求道，尚有許多國王大臣保護着我們，毫不駭怕，要知道現在的環境決然不能拿從前的事來相比，現在的生活競爭一天高似一天，人口一天也激增一天，加之近來天災橫行，到處收害很大，生之者寡，食之者衆，各人自顧不暇。那裡還有什麼好好的東西送給我們受用呢？若是仍抱着從前那種思想，專門等着護法家來供養我們，像這樣的人真太不識大勢了。我在江蘇一家叢林裡，碰着一位長老和我談心，我說現在佛法太衰敗，常此下去恐怕是要滅亡的！這都要請諸位長老發一點菩薩心，大家出來做一點事情，話不待我說完，他急忙接着說：我們的道力很淺，學問很薄，沒有到充足的時

文化建設與佛教（續）

四 佛教在中國文化上的地位

中國文化的成分，雖有諸子百家之多，若歸納的說起來，總不出乎道，儒，佛三位一體制的範圍的，這在上面所舉的中國文化的檢討中，已畧一道及之，然而佛教在中國文化上的地位又如何？茲畧述如下：

1. 政治：——中華民國的成分，是以漢，滿，蒙，回，藏五大族結合而成的，除了回族的宗教不同外，別的四族都

候，怎麼能去做宏法利生的事呢？唉！我聽聽這些話，使我心痛不止，大乘積極救世的真精神，他們都拋到腦殼後面去了，像這樣的人，在社會上難免人家不叫他是衣架飯囊，只能消費不能生產的寄生蟲。國內的長老大德們！若是不把數十年前的那一種國王大臣護法的觀念丟開，不能真實地到社會上去辦一點濟世利生的事業，把佛法建築到民衆身上去，社會上恐怕沒有我們生存的餘地了，不，根本的佛教恐怕因此也要滅亡了。

從上面的意思看來，一般僧衆，不能把佛教大悲救世的真精神，發露在人間，能使外界的人士除去疑惑，反而向墮落的路途上走去，那末，我想中國的佛教，永久沒有發揚光大的機會了。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望日寫于鷺江

寄塵

是氣味相投的，尤其是以佛教徒的領袖握有政治之權而爲西藏神秘之王者！西藏的地域是和四川省相接近！關係國防尤爲密切。在滿清時代撫綏得法，康衛藏及蒙古等地同爲藩屬，二百年來，少有叛離。到了末年，政綱不振，撫馭失策，蒙藏二族漸懷貳心，並嘗爲邊地之患。近來中央政府，對於蒙藏已漸注意，如在中央設有蒙藏會，內蒙古設有蒙政會，進行地方自治政策，西藏設有駐藏辦事處，這都是民國以來未

有的新政策，西藏以佛教立國，其人民的背向都以寺院喇嘛的意旨爲轉移，而喇嘛的趨向又都視中央政府爲政者是否尊崇佛教和信仰佛教爲所依皈，所以滿清自征服西藏以來，即廣置寺院和推崇黃教，這是以信仰代征誅的，以喇嘛制藏人的，如班禪之於後藏，達賴之於前藏，備受優待，萬衆矜式，雖如清世宗的梟雄，亦不得不皈依喇嘛求授佛法自稱法王，以固邊疆，蓋英雄的抱負策畧，是不同于流俗的！推原西藏于中國發生的關係，是以佛教爲媒介的，在西藏神秘的宗教里，有這樣的載着：

『……至唐貞觀八年即西歷紀元六六十八年，有宗贊含甫王者，弱冠嗣位，性頗驍勇好戰，初畧其鄰國胖朋及諸羌等地，咸賓服之，後乃大舉以侵畧中國，唐太宗爲撫綏計，遣馮德遐往慰之，比反，宗贊遣使隨德遐入朝，多資金寶章表求婚，太宗未之許，使者反言于宗贊曰：初至大唐，禮遇甚厚，許嫁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離間，由是禮薄不許。宗贊憤吐谷渾，敗之，又進兵攻破黨項及白蘭諸羌，率其衆二十萬屯於松州西境以求通婚，太宗始則遣人繫之，大破其衆，宗贊敗歸後，遣使來朝甚恭，太宗乃許以文成公主妻之。文成公主信佛教最深，嫁時，自中國鑄釋迦牟尼像奉之入藏，宗贊見中國服飾，恥其習俗，乃通令禁止赭面，釋氍毹，襲絨綺，此外並爲公主特築邑以護之，立棟以宇居之，推崇備至。——今西藏大招寺內，尙供有文成公主及宗贊之像——其後尼泊爾又以女拜木薩妻之，拜亦信奉佛教，

宗贊受后妃之感化，日夜禁香坐禪，並於國中廣建寺院，令臣民依歸，於此佛教在藏遂得完全鞏固之機會。』

唐以後，因佛教的媒介和西藏或聯和或通婚，亦多相安而無事，就是唐朝的平靖藩鎮之亂，西藏的當局對於大唐亦有不少的幫助，這是有歷史可以證實的。及至到了宋朝對於佛教未能有熱烈的推崇和廣大的提倡，尤其是對於喇嘛沒有接洽和接觸，故終宋之世，在宋朝的版圖上是找不到西藏和蒙古的地圖的！到了元朝因當局者推崇佛教和尊敬喇嘛，故元朝的版圖，在中國有史以來比任何朝代都較爲大，這是不可忽視的！在西藏神秘的宗教里，有這樣的載着：

『……元帝忽必烈祖先爲有名之蒙古成吉思汗王。忽必烈於承繼之廣大領土外，更合併中國及歐洲等地，忽必烈爲統御其大帝國多數的猶未開化的人民計，以宗教撫綏爲第一要義。當時西藏既無國王，忽必烈乃命室薩斯迦僧院長爲喇嘛教總管長，兼外藩西藏之領主，由是喇嘛教遂一躍而得蒙古中國大部分之信仰。其時忽必烈信任之喇嘛，爲有名之發思巴，得受大元帝師之尊號，依忽必烈之命，又於蒙古地方建立多數寺院，復在北京建立喇嘛雍和宮，其後各帝，亦深信喇嘛，喇嘛教力，達于巔頂。』

在喇嘛教的由來里，也有這樣的載着：

『……其後至西歷十二三世紀，崛起蒙古的元世祖——忽必烈——大興征西之軍，統一西藏，將其政治支配權

給與其國高僧。忽必烈歸蒙之際，和當時有名的大學者八思巴相伴而歸，尊崇爲國師，從此蒙古人中喇嘛教方漸漸地盛大起來。」

由上面看來，元朝的廣大版圖雖由其鐵騎征服得來，然而佛教徒居中策劃，帮忙，當然是很多的，元世祖尊發思巴爲國師而執弟子禮者，這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到了明朝開國第一任大明天子，就是安徽鳳陽興龍寺少沙彌不守本分思凡幹出的，故在明朝漢族和尚極其尊崇，而國家保護佛教也極其周到。到了清朝以喇嘛之力得天下，這是人人都知道的，故喇嘛僧在清朝比漢僧來得有風光而且有勢力。近年來，中央政府的崇拜喇嘛比尊重和尚來得多，這也跳不出元世祖和清世宗的老文章圈外呢。雖然，無論乎西藏蒙古的喇嘛或是漢族的和尚，這都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同爲佛教徒，佛教徒在政治方面不能說沒有帮忙和貢獻的。

2. 宗教：——宗教的二字，本不是我國文字之所素有的，而連綴宗教二字成爲一名詞者，乃由日人從西文中翻譯過來的傳到我國的，今遂爲流行的新名詞了！現在所謂宗教，本我國原有的語意，應該名之爲教；——如中國之儒釋道之教等——教就是宗教也。所以佛教及耶教回教等皆可稱爲宗教，而教字的意義，是真有自心的修證及教化他人的兩方面才可以成立的。個人自心修證之實際曰宗，而本之以教化他人者則謂之宗教，聞者依此方法去修行，由行證果，亦謂之宗教，梁士謂宗教爲內心的經驗，畧近斯理。佛教在社會感化方面和佛徒自家的操持是具有如上的條件，故佛教

列之于宗教之席，亦無不可。而佛教中的古德高僧在社會方面的感化力，尤非其他的宗教家之可同日而語呢！如晉朝的佛圖澄，就是一個例子，在中國佛教小史中，有這樣的載着：

『……五胡侵入初期爲西晉懷帝永嘉四年，佛滅度後八五三年，時天竺沙門佛圖澄來洛陽，自云：「二百餘歲」能現種種神變，博衆歸仰，晉謁後趙石勒，勒令試道術，佛圖澄令梵鉢中生青蓮華，勒大敬服，稱爲大和尚，尊禮備至，爲改本來之暴政。』又云：——

『……石勒死，其子虎亦飯依之，慕其法追從之者常以數百計，弟子以萬計，就中道安，法和，竺法汰其主要者。佛圖澄到處起佛寺，其數達八百九十三所之多，又國人無對彼所居方面涕唾者，每相戒勿起惡心，謂「大和尚知汝」；其感化力之偉大如此。』

上面所舉的高德，是舶來品的外貨，是不足壓倒國人心理的，雖然，國人崇拜紅毛綠眼睛的洋大人，而且聽說還有主張中國文化全盤西化者，但是，這西化不是古老的印度文化的西化，是主張陳腐翻新的歐美文化的西化。現在，我再把中國佛教古德高僧，畧舉一二，試述如下，在中國佛教小史中，有這樣的載着：

『……曇鸞住于并州大嚴寺及汾州玄忠寺等處，盛弘通他力念佛法門，德澤遠被四方；魏主孝靜帝尊之曰「神鸞」，梁武帝常北面禮拜，尊之曰「覺菩薩」，……』又中國佛教小史中，關於善導大師，有這樣的載着：——

『……善導大師以隋大業九年，佛滅度後一一五六年生，初出家即誦法華，維摩等經；後欲得有緣之經，遂入大藏，委手探求，得淨土宗之觀無量壽經，於是遂專誦此經；後謁道綽禪師，聽其教；其後三十餘年，或住終南山，或住光明寺，念佛日課，自一萬以至十萬，又寫阿彌陀經十萬卷，畫淨土變相三百餘壁，到處修繕廢寺，不可勝數。時長安道俗無不受善導師教者，及其盛，竟至長安不賣肉，……』

上面所舉的，不過關於歷史較深的而言，其他相類之事，在佛教歷史中，真是舉不勝舉的，凡瀏覽過內典者，都是知道的，其他的宗教，在我國家社會中，有如此的感化力嗎？有之，則吾未之聞也。

3. 文藝：——佛教自印度傳到了中國以後，由漢朝的末年到了宋朝的初年，都是屬於翻譯和介紹的時期，如佛教大藏經中六七千卷之經典，差不多都是此時的產物；而在六朝和唐朝之間，佛教的大師輩出，如法顯，玄奘等孤身往印度去求梵本的經典，這是人人都知道的。尤其玄奘大師在印度求得重要的梵本，翻譯的切實，文筆的精美，誠所謂空前絕後而無其匹的！在當時，所謂思想界者多皈依其門下，對於佛教都有深切的認識的。其他如建築，型鑄，彫刻，圖畫等，亦都有豐富貢獻，紅毛綠眼睛的洋大人亦謂：『從文化上藝術上研究宗教之精神，以為東洋之美術，皆與佛教有關。如建築，雖不如西洋之切于實用，然皆能求美觀。如房屋前後之佈置，左右美妙之點綴，均甚合度……』

關於型鑄方面，亦應以佛教泥型和金屬鑄的各種塑像為最美麗！蓋佛故自傳入中國以後，然塑像和鑄像的美術，亦隨之應運而生；如唐朝時代名工的塑像，蔚成大觀，美麗盡致，迥非近代美術家之所夢見的。雖往日的真正作品保存無多，致使鑒賞者不能多見不無遺憾！苟有一二古物發現，足可驚倒一切舉國歡騰了。如往年日本人在蘇州發現某寺為唐人之塑壁，蔡元培，葉玉虎等即連電請政府保存，故今日尚能看見當時美術的一班。民國以來國人之無知和淺識者流，倡導邪說，打倒宗教，並且一味過毀破壞寺院中的美術品的塑像，誠不知喪失了幾多的希世之寶，和中國文化的發展之一大的致命之傷！

關於雕刻方面，亦應以佛教為最極點的！佛教有名石刻，到處俯拾即是，尤以洛陽的龍門和大同的雲岡石刻推為巨擘，因其兩地的石刻塑像，每有數丈至十餘丈之高，工程浩大，氣派雄偉；其他刻工的玲瓏，人物的巧妙，都是饒饒欲飛，處處生動，允稱為我國的美術界，空前絕後的作品！

關於圖畫方面，我國原有的圖畫取材，如非山川鳥獸草木花卉等，這不過是文人墨士遊戲筆墨寄意而已！固無所謂傑作，亦固無所謂氣派也。到了佛教傳入中國以後，風氣為之一變。所以我國的圖畫，至唐朝佛教極盛時，才能登峯造極。這原因，是當時中印文化調和時代，寺院中又多倩名工畫佛教的故事于寺壁之上，而形成一種人物的佛像派；以此之故，不但畫的內容圓滿精緻，就是當時的作風亦多帶有印度的色彩，于今日的中國古物保管處，見到關於佛教的圖畫

，比比皆是。

由上面所舉的看來，佛教傳到了中國以後，對於中國文化方面是如何的貢獻，而中國文化受佛教的影響是如何的深刻了！雖然，我是一個佛教徒而且又是站在和尚地位的立場講的話，但，稍微有一點兒知識的人們，把我我的觀念一腳踢開，站在第三者的地位上，平心靜氣的講一句公道話，中國文化受了佛教的影響能够否認嗎？

4. 道德：——在佛教的立場上，而談道所謂道德的，是有研究的必要的。若徵之經論，雖佛陀所說的吾人本性具有無明，而吾等又決然是道德的，關於此理，在佛教的道德觀里，有這樣的載着：——

『……第一，例如善因善果，惡因惡果的理法，是行善者得好的果報，不善者得惡的果報。然行善者不一定得到好的果報，因其以利為立腳地故。第二，同情的立場；無論何人，都是歡喜善的，憎惡惡的。以此推之于人，成其善而避其惡就可以了。即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的立場。第三，與其第一條相關連，因置于特殊的關係的立場；即以世間必要的因緣，即相互關係上成立，合乎互相扶持，協助，不越世界成立條例的範圍為基礎。而比更深一層的根據，就是

涅槃最高理想上的無我論；我執我欲的縱肆，而畢竟得不到我體，所以無我，制我欲而在善事上精進，此正最高的解脫之道的提倡。……』

如此說來，佛教在道德方面的注意，給社會上一般的良風美俗，這是如何的關切呢！時至今日，人民風俗的澆薄，真是江河愈趨愈下了！苟當局提倡佛教和推崇佛教，無論乎在野或在朝，上下一致，大家提倡，則佛化普及，風氣敦厚，未始非新生活運動潮中之一大策動力。

由上面觀之，佛教在政治，宗教，文藝，道德方面，都是有很大的貢獻和幫助，則佛教在中國文化上的地位，當然是很重要的。這，文化建設者，對於佛教應有的認識的。

海 萍 集 詩

已 出 版

通一法師編著 人海燈社叢書之三
（并有法師自序）。以當今佛教頭腦清新之一般僧伽居士和詩為附，和詩共廿家，作風有超出齊己貫休之上者，字間行裡，熱血絲絲，其期待佛教振作之血忱，躍然紙上，學佛人尤宜人手一編。書用八十磅道林紙精印，極為美觀，定價每冊式角。（可以郵票代洋）

發行所：香港東蓮覺苑人海燈社

四諦與人生觀

覺悟

人與佛之區別，惟在悟與迷的一方面，除此無他。如世尊言：「我是已成佛，汝是未成佛。」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以此二義推測，則佛無異於人，也就顯然可知了。如此我們可以再追問一句，佛既同是人類，何以又能夠跳出人趣的普徧範圍裡，達到一種特殊佛果位上，爲什麼我們又不能如是呢？此種問題雖然淺鮮容易解決，但也要找根據來證明，如契經說：「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又天親菩薩云：「三界唯識，萬法唯心。」此即說明佛與人之差別，完全是心之作用。心的異同，仍然還是覺與不覺之關係。佛貴爲太子，富有四海，尙能觀察宇宙一切事物物，無一是樂；人生幻影，完全是苦。所以棄太子之榮華，立厭離之決志，求解脫之妙法，破生死之牢獄，達涅槃之勝境。我們之所以不能者，皆因過去劫中，生生死死，死處此危如履冰的人生當中，自己猶無覺觀心理，居然還是顛倒於五欲六塵中，或貪或瞋，乃至生起一切不善業，不能逃出生死縛繫，這真是如火燃着身，而喜戲如故；珠璣衣裏，而貧苦依然的事件了！四百論云：「此大苦海中，悉無諸邊岸，愚人乘此中，云何不生畏？」此即顯明人生愚痴無智慧故，無覺悟之觀察。但人生的優美正軌，以何爲目標呢？如佛說：「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此四

種爲佛法中的真美善的人生觀啦。但是常樂我淨四法，又不出乎四諦之三部分，可攝佛說之四聖諦，是大小乘諸法中的極大經緯線。又是世出世間因果法中的修持要道；如果不明四諦法，則人生的覺悟觀察，也就無從開始了。何爲四聖諦，即苦，集，滅，道四種。聖諦謂真實不虛之理，苦諦者如集論決擇分中，謂「苦相有八：即生，老，病，死四苦。及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五取蘊四苦，合爲八種。於此八苦之中，又攝有苦苦，行苦，壞苦三類。苦苦中所攝的即生苦，乃至怨憎會苦。五種苦苦之意義，即逼迫中之逼迫，換句話說就是苦中之苦。如宗喀巴大師云：「如熱癰迫切，觸熱水等，變異觸時，起極楚痛，是苦苦義。又行苦者，如雜集論諸品中云：謂「粗重流轉諸行相續，若生若滅，俱無可樂」，由此俱分無常爲緣是行苦性。總而言之行苦是遷變義。又壞苦者，謂變壞義，如薄伽梵說：「諸行無常」，諸行變壞衰滅等相，是壞苦相及義也。以上三苦完全是覺者的人們都能觀察的，至於生等之八苦，更是人生普徧都是要感受的，對於知覺觀察，尤其容易，何以故呢？譬如如果實，先必有種芽莖等。人有生業必有諸苦果，如人入胎，先因倒心，故趣欲境，而在胎中，受父精母血種種污穢之物。到了出胎的時候，又受支體之迫切，是爲生苦。人有了生，必定無常相續轉變，先必青年血氣方剛，一切可爲，駸駸歲月，日變時遷，

老之將至，迅雷風烈，掩耳已至矣！則精弱氣衰，飲食不消，人命無幾。此時雖頂天立地之才能，亦不足當此，是爲老苦。人既老矣，則大種必定常爭優劣，如老嫗常云吾老矣，火氣行動，均不及彼少年也。此即顯明火地二種衰弱，乃至身瘦喘息，骨消肉竭，顏貌萎黃，百節苦痛，舉止動定，不能自持。此時苦痛，何堪言說，是爲病苦。有了病苦，死亦相續，謂大種分散，棄離世間，其時痛苦，直不忍言；其時雖有嬌妻美妾，亦不能相護乃至代勞，遂又生了一種愛別離苦。同時對於自己希望久存於世之不死心，生起了一種求不得苦。至於怨憎會等，尤其是苦了。此諸苦是爲人之一生所有的痛苦，人人都要感受的。在此諸苦逼迫，非常恐怖之事勢下，我們究竟有沒有知覺之觀察呢？若欲解脫苦諦者，則要了知契經中之言，於苦謂樂，名顛倒想的意義；既已了知，則對人生之觀察，決不會顛倒，必能真正了解苦因，認識苦果。所謂苦因者集諦是，苦之世界非偶然生起的，必有引起之原因。此原因名爲集諦。其集諦中惑業爲正因，煩惱爲助因，如宗喀巴大師菩提次第云：「成辦生死之因，雖俱惑業；然以煩惱爲上首。若無煩惱，雖有宿業，超無量數。」又如種子，若無潤澤土等，其芽莖枝實，決不發生。故雖集論亦如是說，謂諸煩惱，及煩惱增上所生諸業俱故名集諦。所言業者，分世間出世間，有漏無漏，善惡無記多種，此集諦中的業，單就世間有漏惡業之一方面而言，有漏業者，即常謂身語意三業。此三業之中又可分爲十種善不善業，如佛說衆生以十事爲善，亦以十事爲惡。何等爲十？謂身三，

口，四意三。身三者，殺，盜，淫。口四者，兩舌，惡口，妄言，綺語。意三者，嫉，恚，痴。如是制止十事，名爲善行。犯此十事名爲惡行。此即惑業之大概。又煩惱者，大類有六：謂貪，瞋，慢，疑，無明，見。其義如菩提道次第云：「貪者謂緣內外可意淨境，隨逐耽着；如油著布，難以洗除，瞋者緣諸有情，及苦苦具，謂刀杖荆刺等發悲惱相心。慢者謂依薩迦耶見，緣內外之高下好令心高舉。無明者謂於四諦業果三寶自性，心不明了染污無知。疑者謂緣諦等三法念其有無是非。惡見者謂取蘊計我所染慧爲性，此是根本惑業煩惱六相，其餘之大中等隨煩惱，統而言之皆是生死之根本，諸苦之本源，造業之伴助。我們人生欲離脫諸逼迫苦，先須思惟人生苦果，觀察苦因了。知苦因，然後剷滅煩惱，斷除惑業，解脫生死之縛繫，此即是滅諦也。其所謂滅諦即出世之果，如世尊說：「眼耳與鼻舌及意，於此名色究竟滅無餘，是故汝今當觀是處，所謂此處眼究竟滅遠離色想，乃至意究竟滅遠離法想。由此道理顯示所緣真如境上，有漏法滅是滅諦相」。又雜集論云：「謂真如聖道煩惱不生。若滅依若能滅若滅性此亦滅諦相也」。有人曰：涅槃謂寂滅義，此旨不同其他妄滅無，但謂某事物之反對其真理也。然此泛言，爲除滅諸黑暗，達到安靜新生涯畔矣。又云：離一切痛苦時，即得顯現而由生死之苦，歸於一究竟安穩之實體，名涅槃寂滅。總謂六根門，而漏泄流注，即無煩惱。煩惱既無，是謂滅諦。既求證滅當思道諦，以希圓滿達到究竟寂滅，解決人生苦觀。道諦者謂解脫諸苦，證得涅槃之資糧，

如世尊言：心不着欲樂境，不以不思惟苦，身離此苦樂兩邊，而行中道，乃得解脫。所謂中道也者，乃佛陀所說八聖道是也。佛又增廣爲三十七覺分，亦名三十七道品。此三十七道品，乃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四顛倒，四念住，四正勤，三十七道然也。又集論分資糧，加行，見道，修美善行。然後於四諦法中，則能解決生死問題了。

本刊改爲月刊特定優待讀者辦法

本刊復刊，業經兩載，茲爲謀各種方便起見，定從第三卷第一期起改爲月刊，除加增封面擴充篇幅外，並擬刷新內容以副讀者愛護之厚意，式週年紀念號出版在即，特定優待讀者辦法如左：

- 1 無論新舊訂戶凡在本年度底訂閱本刊全年一份者，贈送本社最近已出版之叢書一種，即海萍或石火集任擇一種，郵費奉贈。（擇定何種，須于定刊時指定）
- 2 本社計劃出版之叢書，約十餘種，優待本刊訂戶，概收半價，非訂戶恕不通融。
- 3 凡能介紹本刊五份者，即贈介紹人本刊全年一份，介紹三份者，贈閱半年，餘則類推。
- 4 介紹訂閱本刊之贈戶，其享受優待權利，一切均與正式訂戶相同，無分彼此。
- 5 各佛學院學僧訂閱本刊全年一份者，只收大洋八角（訂半年者，恕不適用此條。）以示特別優待，但須蓋有該佛學院中印章，否則無效。
- 6 各佛學社團團體機關或私人發心訂購本刊餽贈親友及各學校團體圖書館者，如在五份以上，每份收大洋八角，俾資弘化。
- 7 以上優待辦法，以陽曆十二月底爲截止期，逾時無效。

慢

竹 摩

「慢」，是「心王」法體上所起的一種作用，換言之，即是「心所有法」，所以如小乘俱舍的四十四心所法，大乘唯識的五十心所法中，莫不有這個慢。唯諸心所法，是有善的和不善的，如信等使屬善的，貪等便非善的；「慢」當然是屬於後者了。現在別的姑置不論，單來談這一個慢。

假如人生可分三個時期：少年，壯年，老年。我想「慢」的最盛時期當在少壯時期的中間。因這個時期人當青年，血氣方剛，理智潛伏着為粗暴的意氣所迷蔽，稍有所恃，則對于無論什麼人物，都容易傲而慢之。因傲慢故，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或自立異，或擾人安。然考慢之起始，由于嫉妒；慢之終點，所歸瞋恚；事到瞋恚，勢必糟糕而不可收拾了。是知慢雖不如貪瞋癡三毒心那樣可怕，而一到發作，其他不善而極惡的心所，都有連帶現起的可能！所以這個慢便很利害：十使中有「慢使」，十境中有「慢境」，十惑中有「慢惑」，九結中有「慢結」，十見中有「慢見」，四煩惱中還有一個「我慢」煩惱。

慢的定義，便是恃己而凌他。唯識論六卷云：「慢，恃己於他高舉為性。」大乘義章第二云：「凌他稱慢。」慢以高舉為性，所以普通罵一個傲慢的人，都說：「貢高我慢！」經中或喻以「慢山」，說傲慢之高，好比一座萬仞的高山；釋門歸敬儀云：「慢山上聳，俯視于人物；我室四空，包藏于見

愛。」或喻以「慢幢」，正顯慢心高舉，如幢之高聳；六祖壇經云：「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這些都從慢以高舉為性的方面說；也可說是從慢的因一方面說。若從慢的果一方面說，則或喻以「慢坑」，傲慢的人，顯然自己跌落于不可拔的深坑；故止觀第十云：「勝者墮慢坑，負者墮憂獄。」

一個人誰也不能說自己沒有一點兒傲慢，因為沒有傲慢的人，在這個世界上簡直可以說沒有；不過有些人的慢是大慢特慢，有些人的慢來得比較隱微罷了。而慢的種類，隨着各個好慢者的個性各別，也有種種：於劣而謂己勝，於等而謂己等，是於境雖稱，於心高舉，這便叫做「慢」；或於等而謂己勝，於勝而謂己等，這叫做「過慢」；或於他勝中，謂己更勝，這叫做「慢過慢」；或執有我，及我所有的一切，而使心高舉，這叫做「我慢」；或於事未會而說己會，於道未證而說己證，這叫做「增上慢」；或於他多分勝中，而說自己少分劣者，這叫做「卑慢」；或自不學無術，不修無德，而說有學有德，誑惑他人，這叫做「邪慢」，這七種慢中，有些人或懷一種二種，有些人或完全具足的；若是完全具足的，那就不可救藥了。然其中最可憎的是懷「我慢」的人，學得一點兒本領，即自恃小聰明，什麼人也不在他的眼裏。最可恥的是懷「增上慢」的人，未得謂得，未會云會，假冒「大老」，實則「癩三」，所以佛在法華經上就早已教訓過：「諸增上慢者，

將墮於火坑！」最可憐的，是懷「卑慢」的人，因這種人自己既苦惱沒學得本領，偏偏又死要面子，不承認自己是苦惱子，沒本領，看見他人好又眼紅紅地放不下，「於他多分勝中而謂自少分劣」，換句話說就是：「什麼了不起，你不過比我好點點而已！」最可惡的，而且也是最可怕的是「邪慢」的人，相似法流，狂惑衆人，邪知邪見，熾然何已！

除了以七上慢，經中還有三慢，九慢，顯揚論第一云：『如經說三類慢：我勝，我等，我劣。』九慢者，且如俱舍論所說：一「我勝慢」，二「我等慢」，三「我劣慢」；四「有勝我慢」，五「有等我慢」，六「有劣我慢」；七「無勝我慢」，八「無等我慢」，九「無劣我慢」。此中我勝慢，有劣我慢，無等我慢，即七慢中的過慢；我等慢，有等我。無勝我慢，即是七慢中的慢；我劣慢，有勝我慢，無劣我慢，即是七慢中的卑慢。俱舍頌云：『慢七九從三，皆通見修斷。』此說七慢九慢，皆從三慢中開出來的，故歸納之，唯有三慢，演繹之，或七慢或九慢。至於伏斷這些慢的時位，見道修道，隨根性之利鈍而定奪了。

人所以有慢，原因在沒把客觀的事物的真相認識得清楚，和把主觀的我看得太實在；所以迷昧而起種種慢，其實還

是自己吃了自己的虧！因自慢故，人亦慢之；自以慢為高，人反厭惡之；慢不但不能提高自己的地位，反而會因此失了自己的尊嚴！實則身是五蘊假聚的東西，我所有的一切資生什物，也是緣生無性的暫有還無的幻影，如是觀察，還有什麼值得自尊？還有什麼值得自慢？尤其是我們出了家，此身早已非我所有，還有什麼給你自傲自慢，你若自傲自慢，那就太不自量了。華嚴三十八卷云：『菩薩有十種法，審察思維，具足圓滿，則能成就無惱慢心。一者諦觀身界，作是念言：我今出家，無殊死人，父母親愛朋友眷屬，一切所有，皆棄捨故。二者思維我今服壞色衣，進止威儀，不同世間。三者思維既毀形好，執持應器，乞丐於他。四者思維我今乞食，如旃陀羅。五者思維為求段食，長養我身，我之壽命，死在他手。六者思維所乞之食，人畜之餘，彼若嫌棄，我方得食。七者思維我今當於師長所，恭敬供養。八者思維我今欲令同梵行者生歡喜故，具足威儀，無違法式。九者思維我今出家，於佛法中，未得少分。十者思維一切衆生於我瞋恨，我當安隱。如是思惟，得無惱慢。』這樣一來，憍慢心縱使如何尖利，自然也就無孔可鑽！

請用廈門振東海記珍品萬安香

「即西藏香」異香勝花提神辟疫莊嚴佛土裨益人群每匣一百二十支
原價港銀一元優待購試暫收港銀九毫物美價廉實非他香所可比也

尚有萬壽線香永不退味香珠各種念珠歡迎試購

華南總經理：香港大道西五十一號光南庄。汕頭怡安街四十六號中亞公司。廣州花塔街佛教會經坊。

二十年來的幻影（續）

霽亭

照我的辦法，當從辦僧教育入手，順着時代的要求，可以攝一班有志的青年，灌輸以世出世法，總比其他的法門爲有益，吃飯的一層，可以不成問題，關於教員方面，也可以拉攏些同學來發心，學費和書籍費還可以向外邊打點主意，只要大家不反對那是很容易舉辦的。還有一層，可使你們放心，常住裡原有狀況是怎樣，總是保持着，最低限度不向外舉一錢債。這一席話講得大家總贊成了，於是遂開始實行我的政策。

第一物色教員，聞舊同學慈舟戒塵兩法師，均隱於蘇州靈巖山，他們是講學而兼注重行持的，在鎮江這環境之下，比較是合格的，就特地前去訪候，並道其來意，他們大爲贊成，慈舟法師是依律行持的人，主張從講律入手，在這僧教育開始的舊制度大本營勢力之下的鎮江，是再確當不過的，不獨是維新，簡直是復古，這樣是無人敢反對而加以非難的，什麼革命僧新僧之類的名詞色彩也可減少些成分了。戒塵法師也許出關來襄助，慈法師另外舉荐一位大空法師，據說他的文學也很好，教他擔任文學也無須再請其他的人了，商議妥當，教我回去起草章程，并預備一切，八月初開學。這一次結果很圓滿，幸快非常地回來了就將接洽的經過和實行的辦法對大家宣佈了一番，早晨打飯飯，坐香過堂，上晚殿放恭後，念佛一枝香後，溫習其餘的功課。上午講世學，下

午講佛學，大家聽了都沒有反對便通過了。

我於是就做第二步工作，草擬章程籌備佈置一切了，最討巧的是各樣皆有，因爲不時放戒的原故，稍加整理添補一些就行了，不過對於睡的一層，發生一點困難，慈法師是主張分單制，因爲一向辦學，講律發露的經驗廣單制發現出不少的流弊，極力主張改良，於是就在廣單上架起床來上下睡人，每面八張，兩面整整睡三十二人，就照位訂完了學額，因爲講律的原故，我就定名爲毘尼學院，內容分經律論和各宗大意國文地史之類，訂好了寄去靈岩山請教，他說最好定名法界學院，毘尼嫌限於專宗，否則就稱佛學院也行，課程方面就這樣可以的，我於是就改稱竹林佛學院。

章程印好了，散佈出去，報告的也不少，到了七月二十外，陸續考取了三十名滿了額，當時家裡老住的跑得精老，我的法弟又收租去了，什麼知客，維那，僧值，教員等等總是我一個人來兼攝，忙得不亦樂乎，我就在這新來的學僧當中，把知客維那僧值通統請好了，允許他們一面執事，一面隨班學習，等到八月初二，那一天慈法師等才趕來開學，諸山方面和地方各界，起初我本不想驚動，一概沒有通知，免得鋪張麻煩，可是機緣巧合，鎮江縣佛教會借我這裡開成立大會，當地都天行宮正在侵佔風潮緊急的時期，來會的人特別踴躍，諸山當局各小庵的當家和黨政機關內的來賓及諸居

士絡繹連翩的來上百數十個，我的佛學院也就在這熱鬧期中成立了。

鈴聲鐺鐺，依時上課，上殿，過堂，轟轟烈烈的把寂寞深山中沉寂空氣完全打破了，我十幾年來的幻想不期實現了才覺到古人有願必成有志竟成的說話，不是欺人之談。這時候，佛學有慈舟法師，文學有大空法師，戒塵法師沒有來，我的事務頗形冗忙，他硬要我也講一課，只好忙裏偷閑地應酬一下子，慈法師的宗旨是實行毘尼，首先欲舉行半月誦戒，要閤寺內外寮僧衆一律來參加，在這事上發生了一大困難，就是我的法師，他是個退居，例不隨衆，我有何權柄去教他！還有一個七十幾歲的上賓妙心老和尚，住了多年的寮房，向來一切事務不煩他的，又何能由我來開這新例去攪擾他！除此之外，還可容易辦理，因此和他商量，就除去這兩個罷，其餘的一律參加，他一定不行，他說這是不合佛制的，他雖然是老和尚，還未曾到成佛的地位，這是一種佛事，是不能違例不到的，你可招集他們，讓我來對衆宣佈。

我就照這意思招集他們來到大廳，開了一個談話會，他慎重其事的把他要結衆誦戒，令闔院參加的道理，原原本本地說了一大套，說的時候，也沒有人當面反對，散了之後，我的法師大大的發了我一陣脾氣，他說：你辦學專爲請他教育學生的，我是退居，難道還受教訓嗎？他這樣地持戒，腳還沒有能離地，我雖然沒有什麼大道心，大智慧，在這裡也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什麼不正當的事情做出來，現在花樣翻新的，要我來隨衆嗎？發了一陣的大牢騷，我也根據道理來

勸慰他一番，我說他向來的宗旨，就是這樣，古來規矩也是這樣，從前請他的時候，就先申明過的他是依律行持的人，大家很滿意地都贊成過了，現在他雖然這樣來發表還沒有人來勸逼你去實行呢？他儘管這樣說，你儘管這樣聽罷了，何必動氣呢？我這樣說理而帶勸慰的把他的大火才息滅下來，再跑到慈法師那裡，他問我講過之後他們都贊成嗎？我就把發脾氣的一套瞞着沒有講，但說依舊迷執請你從權罷，他於是沉默一下嘆口氣道：就方便在禪堂裡面結個小界罷，我聽了這話，內心才安定下來，一場風波，才無形消滅了。

未及兩月，又發生了些小波折，原因是他教學生熟讀毘尼日用要逐個來背誦，其次要學生來持午，這也是兩件很困難的事，學生們來讀書的本意，原是希望學習經教和世間文學來應付潮流，現在反來讀這不切實用的毘尼，自然不大願意，至於持午這層，原是佛制；但到中國以來此道不行已久，當今傳戒最著名的寶華山，晚餐依然名不符實的吃開水，各大叢林禪堂裏面也大吃放，這也未免爲人所難了，他對此次大不滿意，說：「這班學生太沒有善根，其中沒有一個發道心的，講了這些時，一個發心持午的總沒有，教他們背毘尼，一個熟的也沒有，這樣的學生，就是教了出來，也是沒有用的，把這部東西講完了，如果再沒有人發心持午，我是要去的。」我說教化衆生不是心急的事，要慢慢地溫習和感化，這些人總是外面招來的，我全權付託你來教化，你願意怎樣就怎樣，我總是從傍邊來贊助，我這樣地說把他氣也就說平下來了。

他在這期中出盡法子獎勵和誘掖，居然地感化着一個學生當衆宣佈了願意來持午，他喜不自勝地來稱揚和讚嘆，不多時他因事去了靈巖幾天，那個持午的學生內心實在把持不住斷然地又開了午，及至他回來知道了，質問那學生爲什麼開午，學生回答是：「以爲老法師不回來所以就開了。」他罵：「你這戒豈是替我持的嗎？與我來不來相什麼干？」大罵特罵該死的東西下流壞，於此可以見得到這法門不是普通人所能奉行的啊！

在這期中他又舉荐了一位粟庵法師來帮忙，他是他的舊學生，這人道心很好，教理和文學總還過得去，因爲我的事務太多，就把我教的課程讓了他，妙濶法師也來隨喜了一向時，因水土不服又他去了，及至年終起了兩個念佛七才放假，這一期總算平平安安地度過了，沒有發生什麼事，學生的成績，還算不錯，威儀秩序方面，也特別的好，各方面的輿論，都齊聲讚揚，對於他的戒行精嚴，尤爲欽仰！內外人等都稱滿意，年內和他商議明年的課程應早些預備，他允承講四分如釋，照請了三十幾部，豈知他正月裡去靈巖拜年，就杳如黃鶴一去不返了。

當年終的時候，那大空法師已不辭而別的靜靜地跑到高旻住禪堂去，他爲已心切決意放下一切真實去用工，怕我認真的苦留他，不能遂其志願，不如靜靜地跑了，不料慈法師也仿效他的方法，使我幾幾乎坍塌，好者粟庵法師深明大義，悉心地維持，沒有受大影響，第二年開始，我的徒弟本和由高旻來了，就教他助講佛學，又請了佛教會的文牘王先生

，教授國文，依舊的進行，並沒有感覺怎樣不便，暑假後不幸粟庵法師得了病到醫院裡住了一向時，已經好了，回到山來，沒有多時，又發作了，竟致醫藥罔效而長逝了，有說有行，而老成持重的有聲青年，遂資志以歿，惜哉！

我的南亭師弟，在常州把他特地請來教了兩個多月的佛學，又被那裡敦促回去，派着須定法師來替代，到年終王先生因有他就，也辭了職，補請了楞定法師，後來本和又生了胃病，醫來醫去，總不見效，回到家裡死了，到了秋天，須定法師又發生了肺病，經中西醫生診治無效，也奄然物化了，有作有爲的青年，類多不壽，真是使人短氣，這也是我學院的大不幸吧！

這時候急急需人，聞得葦宗法師在破山，飛函把他請來，教了些關於唯識的東西，他和楞定法師很熱心地合作，內部的精神登時振作起來了，楞定法師教學的方法也很好，又善於圖畫，頗能引起學生的興趣，每星期使他們學習演講，又提倡辦週刊，買了一副鐘靈印字機，教學生們投稿，他非常地賣力，一時內部頓呈活躍之勢，學生進步也非常的神速，不料好事難常，到了年終，他就被方丈慾所誘惑而他去了。

第四年開始，把學生中程度最好的震華，提出來助教，另請了一個王先生教文學，葦宗法師到了四月間往北平就學去了，又把南亭師弟從常州聘來，學生也增加了好多，程度不齊，另外開了一箇教室，分甲乙兩班來教授，約班約有二十人，現在的監院守之也幫同教授，每人每天教兩課，課程支

配得很有條理，教的人都很熱心，從開辦以來，以這期人數為最多，因為南弟教學，有弄年的經驗，內部通同歸他來負責，支配，省却我好多麻煩，私心良慰！不圖常懷法師住持光孝寺，急急地欲成立研究社，函電交馳，硬把他拉去了，同時甲班的學生跟蹤去了一半，於是就把兩班仍然合攏起來，還有二三十人。

我的師弟這樣對我，內心頗不自安，不時地寫信來道歉，然而，我的心裡毫不介意，回信給他說：只要學生繼續有書可讀，在此在彼，總是一樣，你能够另闢新區域來容納他們，教育他們，使他們既沒有失學，而且減輕了我的擔負，是再好沒有，不獨不怨恨你，還要感激你呢！到冬天，又請了雪松法師，在第二年的開始，就把住持的責任卸給厚寬法弟，使勞碌半生的弱質，稍得休息，做做我的自己工夫，在百務紛乘煩囂擾攘中嘗够了滋味的我，頗有厭喧求寂的觀念，今一旦償我所願，閉戶一室，謝絕諸緣，爐香獨坐，身心空寂，表裏洞然，大似長途荷重的疲夫，一旦得着到家的休息，有說不出來的愉快，但，在這種清淨而安閑的生活中才過着數月，又被南方大心居士吸引到香海來拖泥帶水再作馮婦了。

綜計這數年之中間，因為學生的程度，不齊，無形地畢了兩次業一班到九華，一班到光孝，雖不能算有什麼成績，能令他們奠定了初步的基礎，得有昇學的機會，也可算是功不唐捐，現在舉目看看各處佛學機關的教授和學員，不少的在我那裡下的種子，也不可謂無相當的收穫，在這中間使我感到困難的一層，就是教員資格高的法師們，他已經有了聲望，嫌你範圍太小，他可以隨便在諸方宏法，普攝羣機，是名實兼有的，誰肯到你這寂寞山林裏面來訓誨蒙童，過這枯燥乏味的的生活。至於呆板的法師，沒有教授方法，又不敢

請教，次則因為我的經費有限，出大薪水請教員是勢所不能的，在家教員好的薪水太少，不肯來，肯來大都不能教，有這種種的原因，所以得着一個合格的就大大不易了，在這種條件限制之下，千思萬想的用盡心機，才請來一個，可是不久之間不是害病死了，就是其他的因緣跑了。如是前後，請了不下十多個，所經過的困苦也就可想而知了。總還算佛力加被，在新陳代謝當中，皆接步就班繼續着，並沒有塌過臺，這是可以引為慶幸的啊！然而，到現在受過相當教育的僧青年，已經很多對此已不成問題了。

至於經濟方面得了張居士每年一千元和其他僧施的補助，雖經過了兩次的荒歉，也沒有受什麼影響，我嘗鑒於諸方辦學，多受着經濟壓迫，以致墨花一現地不一兩年就枯萎了，因此雖在經濟充裕的時候，也勉力來撙節，寧使有餘，不足，務期長久，使後來的易於繼續，除辦學而外，這期中增置了水田八十畝和其他的款項統計不下萬金，實踐了辦學之初不舉債的宣言，也可告無罪先人於地下了。我的結論有下列兩條，就是寫這篇廢話的動機。

(未完)

弘揚佛法之唯一刊物

佛學半月刊

言論思想 文筆內容 消息出版 售價
純正正確 生動豐富 靈通準期 低廉

本刊定價全年連郵大洋五角

發行處 上海膠州路佛學書局

十一弄念號 各省分局各地郵局均可代定

枯窘

雪煩

做文章要有思想，沒思想還做什麼好文章！尤其是向社會宣傳的佛學的文章，貴乎以佛學思想和淺顯生動的文筆，來鼓起一般人學佛的興趣和信仰。所以寫這篇文章如何可以折爛污！！

人海燈編輯通一法師，屢次的向我索稿，要我寫點文章，在我很想寫幾篇去登載一下，藉此可以出出風頭。可是庸愚而思想簡單的我，每次把筆將要寫下去的時候，忽又覺得自己肚腹原是空虛，枯窘，終于使我一舉筆，又一躊躇。結果，無以應命，連信都不好意思回復。（謙恭得雖似得法，可是扭扭捏捏，婆媽氣太重，我就討厭這一套！以後罰你每月寫一篇稿子，如再以枯窘推辭，則請君入婆媽病醫院！如何如何？即博一笑！大庸戲注。）

現在我的同學覺民法師，他整天埋頭寫文，同時送給我很多稿紙，要限我伴着他寫，朋友的至情美意，豈容拂背！祇好勉強坐下來，敲敲腦袋，沒辦法

仍然是手握雞毫重百斤，寫不出什麼東西來！詩意似的散文，像露珠一滴一滴地無力而且纖小，辭藻的供給，也真如簷階前的積水，任風狂吹，總縈不起波紋來。愈想要寫，愈覺空無所有。唉！我那靈感的源泉，何以如斯之涸涸了呢！我此刻真個駕御一匹瘦老的馬兒走路了，無論如何鞭策，牠總是緩緩地踱着。

本來，多年缺乏儲蓄智識和那些華綽美麗之句子的我，一朝要撥拾運用時，倒也難怪其涸涸枯窘。況乎現在又在乾枯淡寂與世隔絕的一個山境裏，天天埋頭於舊紙堆中，妄想藉它來安慰我的寂寞，它銷磨了我蓬勃的氣概，它喪盡我那青春之滋榮。這樣度着枯寂的生涯，難免養成這般貧弱而缺乏美秀之句子的蠢才。

此時意無寄託，只感到心靈之枯窘。我的思想，我的脈搏，我的呼吸，同樣的也感到深深的枯窘。爲了枯窘之纏綿，所以美文之源泉便這樣的涸竭，便

這樣的一舉筆，一躊躇。我窘極了！我窘極了！我索性把此刻驟忽如游絲的心緒任他幻滅，挺著胸膛，盡量迎着全盤一無所有的虛空。

我默默坐在椅上，擲筆凝眸；我抬頭仰着窗外的夜色。——盪漾的繁星，婆娑的芭蕉，蒼翠的修竹，含風的梧桐，都映入我的眼簾而使我感到虛無空乏。更兼着這般靜默的深夜，蕭蕭寂無人聲，只有我，在這禪房裏孤獨的坐着，愈感覺到枯窘。

這深深的夜色，捉不住，又留不住！我祇恨枯窘沒有精細的思想把牠織成文章，表現着這剎那的斷片。

二十四年九月六日 深夜寫於焦山

護生報

- △每月出版兩期
- △全年定價五角
- △並有五色雲中
- △觀音菩薩奉送
- △營業部 道德書局
- △發售佛像字畫
- △流通各種經書
- 地址 上海貝勒路一
- 電話八一七四

在夜裡

化莊

窗外颯颯的北風，奏着悽切悲憤的寒肅底曲子，失了知覺性的幾片小生命的樹葉，已從母枝的溫柔的懷抱裡脫下來靜靜地躺在一叢亂草的頭上，做了我窗前的點綴。當在書案前的這個四正方方的窗穴，本來是洞開的，只因現在風伯伯括着可怕的北風，便關上這一層玻璃門了。

傍在書案上讀着朋友今天從上海新寄來的信，好像想着什末似的，我的沉默，便與夜神一樣的沉默了！在房屋的四周裡，聽不出一點聲响，除了窗外的北風。

熒熒的燭光，有時被窗隙裡透過來的微風侵擾，只是不住的閃着，好像學會了人一樣的怕冷，打着寒噤！忽然，燭的光力減退了，我的周圍又罩上了一層輕薄的黑幕，手中的信也就看不清楚，這時，目光已轉注到搖晃不明的燭火；原來已燒去的燭芯過長了，有碍光力的發展，於是我就順手在桌上拈起了裁紙刀砍去那焦黑的燭芯，纔頓時充實了

光明。

接着，我便用很輕細的聲音問自己道：我到底爲什末而求學呢？若真的爲着自己出鋒頭，想做方丈做法師而求學的話，這真的無異於想升官發財而求學一樣；況且，事實上真能做得嗎？

『古人曾說過，「學以致用」，我們雖求了無上微妙的佛法，但生活問題，恐怕還是成爲問題吧？所以我想最好本佛法的「不離世間」的精神，從世法的實用範圍內學取一種比較能應用於生活的學問，來做解決生活的利器吧？』我重複的讀着朋友寄給我的這段來信。

這簡直令人躊躇了。我幼稚可憐的智識，不能判斷我朋友說的對與不對，也不知要怎樣的去回答我的朋友，爲了這些問題，我又沉默了。沉默了許久，只感到現前中國僧團的頹敗，新僧要新，舊僧要舊，如中國政治一樣，左派的要左而不得左，右派的要右而不得右，結果總是弄的一場糊塗，沒有辦法。

究竟新僧應怎樣的新，舊僧應怎樣的舊？我還不能澈底了解，我以爲僧衆的生活，若老是不變的寄托在經懺上，而不另謀方針，這是百二十個靠不住的呀！聯想到這裡，所以對於朋友所說的應擇一種能解決生活的學問的話，也就很表同情，不過要把握着以群衆爲前提的心。至於佛學的研究，雖不想以此而博得做大方丈老法師，而在每個佛弟子是不可少的。四爲既是佛弟子若不領略佛的教義，只鑽求爲生活的學問，這好像一個革命者，雖博通天文地理，而不知三民主義爲何物，還算是革命者嗎？所以，他對於爲生活而求學和爲學佛去而求學是並重的。

唉，無情的時鐘又响了，一連响了十下，此時已是深夜了，我也不再沉默，以爲我的疑團就可這樣的解決，朋友的信也可這樣的回覆，於是安心的在床上睡去。北風依然吼着，黑沉沉的屋裡更加沉靜了，在夢中似乎還這樣的說：『單靠經教不能解決生活，而生活又不能解決人生！』

海吟集

大庸選

與劉居士傳秋李居士耀開遊

東蓮覺苑有感

謝鳴皋

東方弘化有蓮台，覺岸同登妙苑開，空了三心和四相，菩提証果禮如來。

次謝大令鳴皋韻

李耀開

尋幽道侶登春台，畢竟人間淨土開，秘密莊嚴無三際，雨陀隨處現如來。

謝大令去揭陽次原韻

李耀開

渤海謳歌明鏡台，又廣循吏榕江開，黃童白叟笑生佛，有脚陽春歸去來。

和陶唐詩人新詩韻

通一

千山萬水亂吟題，綺語何嘗苦自持？閱盡興亡徒獨哭，看見色相忍遐思？閑來一卷禪子榻，境未中年髮已絲。苦樂源頭多領悟，靜參落葉滿庭時。

和夢蕉詩人韻

通一

百城煙水與遊關，南國棲遲傍好山，瘦菊喜無霜折骨，行僧懶作笑開顏，心閑關市身猶隱，身發荒峯性自頑，漫向江頭頻指點，波中也作一輪灣。

途中口占

芝峯

一笠飄然萬重遊，登輪不慣別離愁。風

吹蘆荻蕭蕭雨，浪打煙雲泛泛舟。夾岸遠山擁衲子，半江殘月笑詩囚！幾人獨立驚濤裏，袖手乾坤看水鷗？

秋懷

留雲迎日自憐痴，蘋白蓼紅幾許時？且向黃花消舊恨，聊將貝葉寫新詩。草園老樹悲秋色！遠浦連江淡夕暉。管領清風生爽籟，落霞孤鶩一齊飛。

海天遼濶夢結神交勉賦寄懷

詩二章用申積愫知我者當

不以爲囁也希寄塵法師一

笑

覺明

神交千里情無那，想像宗風振嶺東，人海燈明疾暗息，大巖好教悟文公。西來有願寄塵寰，應化無方豈等閒？十載心期難一晤，故教面目隱廬山。

癸酉仲秋禪罷夜起覺木樨香

濃有感而作

小崖

燈搖秋院木樨香，纔出禪關漏正長，識得如來真趣味，不勞彈指到西方。

納霜紅葉畫廊邊，掩映斜陽晚更妍，自

笑山僧無色相，摩娑老眼也欣然。

又八月十二日午夜明月當窓

殘荷與芭蕉掩映粉牆感賦

一章自遣

月照殘荷葉亦香，參差移影上東牆，山僧靜對芭蕉坐，參透禪機遍十方。

乙亥春正人日掩關誦法華圓

滿七日竟口占一偈

掩關七日竟，不碍苦婆娑，法華覺悟轉，本性即彌陀。

春杪劉老居士濯清以詩見贈

勉步一章答之

柳絮因風鎖日狂，春光燦爛正相當，影泡塵夢誰能覺，收拾名心坐道場。

頃見濯老居士寄道行一章老

懷有觸再疊一首蓋不甘作

詩壇敗物也

一靜消寂寞，嘗味伽陀藥，斷絕塵勞病，輕安自洒落，立如崖上松，行似雲間鶴，返觀自在心，誓脫娑婆惡，悟道離文字，搔形聊獨樂，行藏斗室中，悠然勝雲壑！

佛教新聞

記者

——香港——錫蘭納囉達法師在上海佛教淨業社教授巴利文，數月以來，成效頗著，頃以返國，道過香港，由上海張

謫雲居士之介紹，特至東蓮覺苑參觀，並訪苑長蓮覺居士，法師不惜華語，乃

以英語與居士暢談兩小時，同時，並向東蓮覺苑學生訓話，法師用英語演說，由韋達居士傳譯，約一小時始畢，講畢

，蓮覺居士，特請其至山頂公館參觀華光塔及飄海觀音，法師對於居士之弘法熱忱頗致欽仰之意，當參觀東蓮覺苑藥師塔時，曾詢有無供養舍利，刻法師已贈送一粒，以為東蓮覺苑長久供養云云。

——又——太虛大師月底來港，已定在佛學會開講彌勒上生經，在廣州佛教

居士林開講彌勒下生經，屆時當有一翻盛況也。又，香港蓮社近請寶靜法師開講彌陀疏鈔，東蓮覺苑定本月二日請香

港大學教授許地山先生作公開演講，許先生為海內有名學者，對於印度哲學，尤有深切研究，故此大演講，定能引起香港人士對佛教加以注意也。

——又——利園佛學會，近請觀願女法師演講女子學佛之要點，定于夏曆本

月十六日星期晚七時起講，觀願法師者，革命先烈楊衢雲先生之第三女公子也，師為本港庇理羅士書院，及實踐女學之高材生，幼受家訓，性行純孝，自其父被清廷暗殺後，即悲憤填胸，意欲繼其父之遺志，徒奈環境不許，而其救國扶家之心，未嘗或忘，及母兄繼亡後，益覺得人生如夢，遂于民國十一年，由澳門功德林觀本法師介紹，依朝林老和尚出家，出家後，曾在江浙兩省各處道場參學，又於民國廿年，負笈廈門閩南佛學院，并依從弘一律師學律，師持戒精嚴學術純正，誠為華南佛教比丘尼

中之師範，現承佛學會聘請為義務學校佛學教授，以其課餘之暇，特請其為大衆說法，誠為難得之事，屆時想必聽衆如雲，塵無虛席矣。

——東——萬緣寺，乃東亭古刹之一，自運達法師主持以來，對於寺務整理不遺餘力，曾於民國十八年提倡華嚴大會，講演金剛經，聽衆咸稱希有。法師主持該寺五載有餘，今年于古曆八月廿三日舉行交替，開接住該寺者遂禪，近請仁山老法師講維摩詰經，每日聽衆三四百人，實東台佛教界破天荒之新紀元也。

——杭州——佛教會，自去年七月間，呈准黨政機關許可組織成立以來，經已年餘，該會昨奉中國佛教會訓令，即將着手改組為杭州市分會，並開浙江省佛教會同時亦奉有中國佛教會訓令，飭即撤銷，鍾康候居士已遵令即日辦理結束云。

編完以後

編者

這一期里，討論慧雲法師在台灣被捕的文章，除了編者一個短評以外，還有福善法師的一篇，這一篇的結論，粗看有點近於滑稽，其實，當一個人感覺到對某事表示絕望時，這種說法，很可原諒！

竹摩法師的一篇「慢」，精明簡要，最契初機，希望大家要從這小處做起，

「枯窘」與「在夜裡」，這是兩篇美麗的小品文，像這樣精彩的短篇，我們想每期刊載一兩篇。六祖大師一稿，自發表以來，就有許多讀者來函讚美，最近作者來函說：「本卷終了在即，拙作延長下去，於訂合訂本方面不大相宜，小說隨時可停，茲奉上一節，以作了結。」我想：這怎末行？馬上寫信給他，叫他續寫下去，該項續稿，從第三卷起開始陸續刊布，我們還計劃將這篇小說改編電影劇本，以備出演，請讀者靜候着吧？

本期稿擠，異類法緣記，遊湯山溫

泉記都中止抽下，留待下期用，謹此申明。

許多作者來稿抄寫得太草率，因此，即使很好的稿子也因手民看不出，而拒絕，而作廢，這千萬請作者們留意！因了來稿過多，發表不及，作者們有時發火了，這要望大家原諒！

本刊近請潘淡白居士為發行部主任，以後關於訂刊，滙款，等事，請寫發行部，關於投稿等事，請寫編輯部，幸勿再寫私人名字以免延誤為盼！

道屏啓事

初：棒喝轉載鄙人拙作「方丈慾與法師慾」一文，專對某僧作反宣傳，鄙人甚不樂意，然以該刊不依出版法載出編輯姓名和發行地址，因亦無從質問。過後，以此或不曾引人注意或招人誤會，也就將此事忘記了。日昨鄙人因事赴甬，向熟悉的師友處走動走動，均以此事相責問，並告鄙人：某僧欲得我而甘心焉！鄙人不料一時之誤，竟糟糞若此。今特鄭重申明，該文原對整個佛教的現狀而說，並非專對某一一人作攻擊者；自棒喝不得鄙人同意，擅將該文轉載於攻擊某僧的刊物上，這樣，維護佛教的一片好意一變而為攻人之利器了。願我新舊同胞，幸垂察焉！

本刊重要啓事

本刊讀者以國內居多數，往來滙兌，甚感不便，茲為便利讀者起見，滙寄訂費捐款，請以郵票代洋，（以一角者為限）如在十元以上者，可由當地銀行滙寄香港中國或交通銀行為盼！

人海燈

第二卷 第廿三期
民國廿四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主辦者 東蓮覺苑

編輯行 人海燈社

香港山光道東蓮覺苑內
自動電話三零八零八號

印刷 林發印務公司

香港德忌笠街三十八號
自動電話二零七一七號

YAN HOI DANG SHEA
TUNG LEEN KOK YUEN
Shan Kwong Road,
HONG KONG

本刊定價表

每月兩冊	定價			零售每期五分	郵費四分
	全年	半年	時期		
	廿四冊	十二冊	冊數		
定費先惠	一元二角	六角	本港		外埠價
	一元二角	六角	外埠		

本刊徵稿新例

- 一本刊取材凡佛學論文，專著，譯述，批評，人生問題研究，佛教史蹟，風景照片，木刻，漫畫，文藝創作，（包括小說，詩歌，小品，隨筆等）地方佛教通訊，均所歡迎。
- 一來稿務須繕寫清楚，並自加標點，能依本刊行式寫者尤佳。
- 一來稿請注明通信住址及姓字，以便通訊，但發表時得用筆名。
- 一投寄之稿，不合用者，月內寄還，未寄還者，即當採用，毋須函詢。
- 一對於來稿，本刊編者有改刪之權，如不願者，請于寄稿時聲明之。
- 一來稿一經刊載，除酬本期二份外，另外贈閱四期，每月投稿一次以上者，本社得酌量情形聘為特約撰述。
- 一本刊歡迎讀者之批評與意見書。
- 一來稿請寄香港跑馬地山光道東蓮覺苑內人海燈編輯部，加以掛號，尤為妥當。

本刊廣告刊例

- 一，本刊廣告費，每期每方寸一圓；長期刊登在三個月以上者，優待七折；登全年者，優待對折。
- 一，惠登廣告者，費須先付。長期刊登訂有定單者，每月月底收費。
- 一，每期廣告刊出後，贈送樣本兩份，以便核對。
- 一，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登。
- 一，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以示優待。(本條適用各地多分寄)
凡本報訂戶。登載廣告。如係訂閱三月。照廣告原有價目。九折收款。半年者。照原有價目。八折收款。全年者。照原有價目。七折收款。不論商店個人或團體。俱同此例(非本報訂戶。不適用之)
如有願推廣弘法者。除批發價目面議外。餘悉照派代表處章程辦理。(函索即寄)
元報價目。本埠三個月。洋一元。六個月。洋一元九角。全年。洋三元六角。
國內及日本。每月洋五角。三個月洋一元四角。半年。二元六角。全年。洋五元。郵費在內。報費先惠。
郵票以一分半為限。餘不收。

燒	莞	東	州	崖	降	檀	安	正	西	星	名	罐	僧	顯	陀	佛	三
香	女	花	香	香	南	茄	藏	月	山	頭	侶	密	羅	像	藏		
塗	子	剗	速	貢	沉	楠	貢	念	念	素	用	法	尼	圖	經		
香	香	香	香	香	香	香	香	珠	珠	食	品	器	波	籍	典		